

易用

易言卜筮自洪範始蓋箕子所傳為最古其釋稽
疑曰卜五占之用曰二衍貣近惠定宇謂龜用五易用二
占為卜衍貣為占筮釋文載馬注占以筮也論語引恒卦
下曰不占而已矣正繫辭之稱觀變玩占與是之易何嘗
不言占固知卜筮二者原相貫通苟得其用、且不窮
民君安洲因以易用名書大指本諸明來氏來氏說
中爻之象即漢儒互體之法而推闡尤詳君之書
則簡而該更據字義以求訓詁又來氏所未及若
以易索之云雜卦讀竟為弁數語於簡端丁酉季
冬涇蘭枝朱璹記

性道之學肇詳於程象數之學首推於來此書踵來而又衍其餘廣大悉備真一代巨斲輪也流行于久夫復何疑

長洲陳奐碩甫讀畢記

敘

粵稽上世演推策以經古易傳本著之說言乎消息盈虛則天時可紀言乎吉凶既福則人事倫詳追夫八卦則乎河圖九疇徵於雒水天人感應理數昭彰其所以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者誠有賴於卜筮之用也惟是聖人既往歧說轉滋溺

術數者焦京談名理者王鄭或言理而棄數或言數而遺理遂至世應飛伏下同於術士以穢誣清靜虛無旁及於異端以悖正齊其末者不揣其本舉其偏者寔遺其全是蓋未明乎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用也今讀

安溪先生易用一書攷究本原則宗經而特標之解精參術數則稽古而

獨會統宗集儒先之粹論歸於一中立儀
象以成規通乎萬理以古事証古占糾其
外誤以醫道通易道闡厥精微引伸觸長
能事畢昭斯假夫泰筮堪知趨辟之由問
爾靈蓍咸識存亡之正是書也固足以述
古聖之遺闡諸家之謀也已君能說易可
分席於濂溪僕也題辭敢附名於皇甫

道光甲午季春月同里弟致堂洼福辰琴

撰并書

敘

蓋自商瞿受易以迄田何秦火燔籍未遂炱蟫炎漢初載珠囊在握施孟梁邱遞相紹衍自是而後百數十傳分流僻馳各自為說謬種間出貽誤來茲如瞽冥行迷罔擿辟　安洲毛君美志劬學務藉藝林少歲治易長无精覃凡夫乾甲坤

發偏象圖象初韓初奭茲爲之文罔不畢
心揆今競古而於象緯繙綜、尤勤房韻諸說
互有發采近宗來氏易用是成夫文饒四
易體一用三、究其指目曰天地人揣考命名
義亦不遠顧其徵引有稗治經視彼術
家之言繆妄離跂莫可殫詰相与衡
絜豈況霄淵耶

陳炯謨

昔先太史俠君公以習易通藉於李氏集解外最喜來注盡謂瞿唐先生取繫辭錯綜貫數之說以論易象凡所釋象義字義諸訓自非空山獨彖研思二十九年未易成此一家之學也我朝陳氏夢雷喬氏萊說易雖

間采異象而陳法易箋八卷於
來氏錯綜之義專事駁詰如子
雝之於康成然則傳來氏之學
者有幾人我　安洲毛翁精研
易理獨深來注於字義卦義實
能羽翼來氏發所未發間以其
餘通之於筵則梁元帝之筵經

趙汝楳之筮宗世且以其餘通之於醫則唐志所云周易服藥法宋志所云脈六十四卦歌訣也題之曰易用不敢自居說易而竊附於卜筮利用之意抑吾聞前明陳氏祖念亦著易用五卷詳論易義務以切于人事為

主令以眎安洲翁之書其探索爲何如也同里顧逵尊拜敘於閭邛小圃之雪堅草堂

曩讀瞿塘先生易註知於宓戲圓圖而得孔子之所謂錯於文王序卦而得孔子之所謂綜要不外乎錯綜其數一語夫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非數也哉有數即有象有象即有理自王弼掃象以後註易諸儒止言其理不知所謂象與數矣故其自序也亦曰本朝纂脩易經性理大全雖會諸儒衆註成書然不過以理言之而已均不知其象不知文王序卦孔子雜卦不知後儒卦變之非於此四者既不知易不得其門而入不得其門而入則其註疏

之所言者乃門外之粗淺非門内之奥妙噫讀易而不玩其象烏在讀易哉昔瞿塘先生歷二十九寒暑而成圖註今安洲先生歷一十五年而成是書其苦心孤詣可謂後先同揆者與而特命之曰易用夫乾曰用九坤曰用六繫辭亦曰顯諸仁藏諸用他如利用恆利用禴小人用壯君子用罔未有不以用言者易之爲用大矣哉

黄壽鳳同叔氏拜題

易爲經學之原古今來說者廣矣憶自吾鄉滄曉胡文良公箸有周易函書作循環太極圖說歷四十年苦功精詣

世宗憲皇帝讚曰眞乃苦心讀書人也李安溪先生爲之序服膺其精博輯隨侍遊學自浙來吴家嚴疾作客居蘇城之中州三賢祠就醫得邀毛君安洲診治旣家嚴病愈後見毛君所箸易用五卷釋卦義辭簡義賅釋象數理透數明語不隨人步趨每多以經證經抑且醫易貫通又輯太極總卦合圖通

來廿年苦志無閒寒暑闡明易教接前人說經之最者正與滄曉先生後先比美焉鐸也何敢爲毛君贊序謹記夫當時父疾之憂云

道光丙申長夏中州石卿楊鐸讀敬拜撰

易之爲道廣矣大矣要之無不切於實用是以爻象言利用言勿用者屢矣吾鄉　安洲毛丈箸易用一書於漢儒訓詁之學酌其去取辨其是非誠有會於執兩用中之旨也難者曰是書旣秉漢儒經師之說何以於鄭荀虞諸家之論悉從畧不知康成之爻辰慈明之升降仲翔之消息其言實開後世術數之漸而未必一歸於用中以是知漢儒之所長在訓詁取其訓詁而後切於實用也然則是書何以宗來氏之說而不宗兩漢諸儒之說曰來氏易亦漢學之流也

其所謂錯卦綜卦與漢儒之言旁通言飛伏言反對何以異惟取繫辭錯綜其數以爲名與漢儒之命名不同耳故知宗來氏即宗漢儒且不必言錯言綜而乃謂其宗來氏也或曰是書三卷以後所載得非贅與曰是惡足以言毛君之旨聖人言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然則不統天地人不足以觀易之變通而彝不足與論易之體用三卷以後觀其變通論其體用也或又曰前明陳氏祖念箸有易用五卷此書亦名易用㝠中之意迨與彼之易用相類與

曰非也祖念之書，寺主義理惟不廢漢儒互體之說

此之易用專主象數足以儆宋人虛無之習至於二

書之孰得孰失言實學者自知之固無待余之辨別

也

長洲馬釗遠林拜敘

理數兼推說貫穿旻從來氏契心傳著
文配合歸功用滴露研朱十五年
吾家家學溯亨莀三百篇中訓詁詳不
纂毛詩纂周易西河仲氏許齊量
家大司先生有仲氏易三十卷
右詩為翠庭壯之作也時患手振艱於書以稾
貽而未得筆於斯也余苦不文辭句擬業遂剟
錄以為題辭奉
安洲宗丈　槩之學弟毛文呆書并記

易之爲用大矣哉（上）紊資凡聖道貫神明（上）嵩秦亡金鏡未墜斯文而漢理珠囊重興儒雅於是論易者紛紛如聚訟焉然非近於元妙則必流於浮誕究于世道人心閒有何裨乎嘗讀魏王輔嗣周易畧例其文簡其辭約其義詳且明是爲千秋萬世讀書識字者之功臣吳門毛安洲先生箸易用一書字解漢儒義宗來氏至其爲用則寡而制衆變而能通實與王氏畧例有可相發明者繫辭曰顯諸仁藏諸用讀是書而知易之爲用洵大矣

道光十有七年歲在丁酉花朝歸安閔綵曾拜識

古人治一經必實有得乎一經之用非泛覽強識以爲博也易之爲書廣大悉備體大而其用不窮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學者所見各異而得其用者亦各殊夫易爲性理之書而其設教立言則依乎象數舍理而言數則拘而支離舍數而言理則虛而廓遠於聖人以前民用之旨均無當也　安洲毛君研究羣編閱十五寒暑出所著易用稿見示其於太極兩儀四象八宮六十四卦陰陽互根流行消息不易之理變易之用蓋兼賅而不偏廢者至其第五卷揲蓍求卦

近思艸盧藏本

歸奇於扐之法乃於遊學楚漢時親得師授眞傳尤能發前人之所未發學易者用以揲蓍則蓍筴之數得其眞然後因蓍得占因占悟理凡安身立命應事成務趨吉避凶之旨不失諸虛不失諸誣誠有利用不窮者矣豈徒用以爲卜筮之書也哉

道光丙申仲秋上澣吳郡杜文麟拜撰

敘

昔丁亥之歲以易課徒若監本所集程朱傳義過於簡畧因彙刻易折中王注孔疏及諸家易說採其釋解簡易義理洞達者以意編輯爲初學讀本大抵詳於理而卦變象數亦間及焉獨於歸奇掛扐之說深有所疑蓄之數年無從索解今春毛君安洲嫻丈出所著易用一書讀其第五卷歸奇掛扐之說獨得真傳使平生疑竇昭若發矇其論應用之文錯綜之變盡闢前人拘攣偏勝之見又不

流為京焦術數家言斯真易知易從而天下之理得者乎夫四聖作易前民利用以揲蓍爲根本惟求卦之法不失而後變化神明以示吉凶趨避之道克彰名曰易用不虛也至其校正字畫原本說文古篆推明經旨析衷於

御製文集蓋不獨來注之功臣實爲儒林之圭臬矣獨是毛君淵源出於蜀傳於楚探索逾二十五寒暑著窮而學易易窮而渴益窮今年已逾艾簞瓢屢空而晏然講求不少輟是天不予以雕麗紛華之境者

正欲其蕭然無與竭心思智慮之能以闡明易教也昔史序蘇秦得負郭田二頃則不能佩六國印昌黎謂柳子厚得爲將相於一時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必傳於後今毛君得附易以傳其窮也安得謂非幸歟天將使四聖之易藉毛君以傳其用而後窮之則士如毛君之窮安可不知所勉歟是書僅手抄成帙公諸梨棗以傳久遠此同志者之責而毛君亦未嘗求之也

道光乙未蒲月吳縣鄒鳴鹿子眞甫拜撰

敘

至難言者莫如易至易明者亦莫如易易變易之易常不離乎變也不易之易變不失其常也其為體也則无思无為寂然不動其為用也則知微知彰感而遂通漢唐以來諸儒言易者代不乏人孟喜之易傳自田何延壽之易傳自孟氏厥後鄭康成傳費直易輔嗣穎達繼之宋則張郭程朱晁解異同說者謂京房學自焦氏其言易專主陰陽歷數則費易未興以前火衹以易為衍數之學已費直

長於說理自是而下皆主其說而推廣之者然泥於用則弁髦其體詳其體又未免畧於用良可慨已吾家從姪安洲自嘉慶廿年後遊學楚漢間得古易蓍法遂肆力於羲皇之畫道光丙戌旋里知其會萃羣書按攷經文析求象數業已星歲十周今春又自秀州歸出所著是書共稿凡八易經一十五年而後告成所謂困窮而知者茲正於予且屬予敘蓋其闡幽發微則遵述乎

御案文集旁通曲暢則融會乎儒先今古而作用之源則

瞿唐來氏易爲本周子易說易通許氏說文陸氏
釋文阮芸臺挍勘記等籍博采而按之者夫易之
爲道廣大悉備體用兼賅一則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再則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可見羲文周孔
數聖人闡爸符之理以發爲爻象之文亦欲天下
萬世之利其用而致其用而已矣是書主乎用言
不深得聖人之旨哉噫吾宗家學淵源詩傳今安
洲姪又洞明易理象數世有復正經學者或備蒭
菲之采是又不徒爲經術光且繼爲氏族顯也至

體例之比附卷帙之多寡卦爻之體用義藴之詳
則其書具在茲不贅
道光十三年歲在昭陽大荒落涂月匏葉山人叔
驥書於胥江艸堂

自叙

易之爲書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廣大悉備而無不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成體而用之有不能盡者矣觀胡氏曰易備六經之體存象辭則賅乎詩之比賦正心術則貫乎書之精一防情偽則著乎禮樂之中和辨吉凶則同乎春秋之褒貶然其用無不賅一畧以言尚辭者也究其理而不明其象明其象而不窮其數則無以洞見其本逮夫卜筮尚占以前民用尤當因物察變制宜尚象故揲蓍衍

卦者必求乎象數之淵原先立乎易理之大本由本立而能道生焉蓋自漢唐以來講求易象者代有聞人言之未瑩迄乎前明來氏瞿唐先生出集注周易圖解一書於是理數兼賅變象昭明誠二千年長夜之易豁然開朗瑩如皦日欲知象數之學者當從來氏爲本是集也繼來氏變象之餘爲卜筮尚占之說故名易用爰節錄經傳互訂異同卷首爲卦爻集說次爲繫辭傳集說其中遵述

御纂宗旨並采先賢明訓凡明辨以晳足資攷驗者遂掇

錄爲次爲易理總論集說古例卦值衍數集說次爲春秋傳古占攷證又節錄醫易卷內閒有管窺附按以備參稽後爲衍數推原又爲太極總卦合圖六爻變卦倒圖皆揲蓍明象卦值用爻之法竊思象數之學原出性道之先因此會粹互攷畧資意見如能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化而裁之變通盡利利用安身以崇其德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庶幾其用熟其數精而其理亦析其理析其數精而其用益深所謂聖人制而用之謂之法民咸用之謂

之神廣大悉包之中無非體物不遺此易道之所以流行於天地之間而人生有不可不用者矣昔

道光十二年歲次壬辰初冬安洲毛一豊自敘

例言

一是書卦爻集說依經傳序次節錄以二卦一連者宗文王序卦孔子雜卦錯綜聯絡之義

一易有聖人之道者四爲辭變象占也於凡尚辭者前賢頗悉程傳備矣故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有謂象失其傳者則其變之與占無待言矣蓋卦象並未失傳也

一先儒詁解經傳多按全文遞釋是書以宗來氏發明卦象之餘間有未盡經義攸關卜筮尚占

者遂節錄互詳故不逐句逐攷

一是集恪遵

御案錄諸周易折中敬述

御製文集乃

高宗純皇帝[illegible]御[illegible]文[illegible]集之文也解諸儒之惑闡四聖之易

作之君作之師大哉一中斯其至矣

一攷據前哲諸論或證來注之異同或詳來注之

未備節錄之下悉詳某人某集還其本也閒有

管窺附按即從經傳互攷或證諸先儒前輩或

證諸古本或證諸篆書古文字義

一筮法用交質諸本傳宗以八宮闡其偏勝失中證之精一得中總之義發於象而象出乎義故數合於理而理又準乎數也

一是書以尚占爲用故以象數爲本夫易道之義理終不出乎象數之外言義理者謂象數爲義理之末可也葢本末原不殊塗一以貫之者也

一是書名易用者葢用字說文載衛宏說从卜从中用可施行也又徐鉉等曰卜中乃可用也雖

前明陳氏曾有易用之目其書專言義理彼以言者尚辭之爲用此以卜筮者尚占之爲用或可並行不悖爾

目錄

易用卷一　卦爻彙說

上經　吳郡毛一豐安洲輯

☰乾 ☷坤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象

御製文集云天一日一周是行健也然天之運行終古不息不惟不息蓋並不息亦無意於其閒斯乃健也應與中庸至誠無息之語並觀之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夫法天之君子乃誠之者人之道然亦不外自強不息而已蓋天之不息無爲而爲人之不息則在自

強自強者必本於克己復禮人十己千成己成物胥在乎是聖人之言非特爲君者言蓋人人皆有法天之責此責不在乎外而在乎心人人各盡其心之誠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而人君者益當法天行健夕惕朝乾孜孜亹亹不遑暇逸以是爲亟耳

按朱注君子以者謂體易而用之乃孔子示萬世學易者用易之方也今讀

聖諭所云人人皆有法天之責人人各盡其心之誠知如是者以易之爲教道極廣大理由易簡所以聖人

成能於上。而百姓亦與能於下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 彖傳

聖人時乘六龍變化不測運之一心當潛而謹密當見而敷施當惕而兢業當躍而應機當飛而建極當亢而持盈隨時變易聖人一身常駕馭乎六龍乾之六龍常出沒於聖人之一身也 大全 蒙引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 文言

御製文集云項氏謂乾始而四德在其中俞氏謂乾始即乾元是二說也一則分始與元爲二一則合始與元

爲一余以爲俞說近之而猶未識夫始也元也總一乾也蓋乾具四德大哉乾乎乾之大不可見于四德見之所謂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無所不利非可指名即貞也四德以是乎流行萬彚以是乎蒙美豈不大乎夫人君者體天者也有身患心勿問元吉余嘗申其義而論之亦曰不言所利而已矣

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九四文言

大禹惜寸陰文王勤日昃周公坐以待旦召公戒

成王曰疾敬德皆是意也日知錄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九五文言
許叔重曰木下曰本一在其下木上曰末一在其上此植物也植物然動物亦然一在上者天也故首戴天本乎天者親上也一在下者地也故足立地本乎地者親下也人從生禽獸橫生四足者頭俯二足者頭昂然足皆立地舊說本乎天者動物本乎地者植物失之動植然水火亦然水流溼謂下溼水就下也天主水天產本乎地故水行地中

火就燥謂上燥火炎上也地生水地產本乎天故火在天上近取諸身足少陰太陽水也水流下行故在下部手太陽（手太陽當作手少陽爲是）少陰火也火炎上行故在上部上者本天下者本地水火然風雲亦然雲上乎天乾爲龍故雲從龍雲出天氣非本乎天者親上乎風發乎地故風從虎風出地氣非本乎地者親下乎萬物皆然其理可悟聲應氣求聖作物睹（惠士奇易說）

按是說較之以動植本乎天地者實爲親切且從

醫經證易　自是患氏叙論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至其道至堅冰也初六象傳

按本義載魏志作初六履霜易舉正履霜下無堅冰二字。胡雲峯曰。經云堅冰至。要其終傳言至堅冰原其始。蓋履霜堅冰者。承經文而言。恐人難曉。故下文以至堅冰也悉之。胡氏要終原始之說。雖未明言。其義具在。堅冰二字。仍舊貫之可也。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

黄。上六爻注

【按】釋文載荀虞姚信蜀才本疑。作凝。然疑字音訓魚陵切。亦音凝。引莊子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又音逆。定也。詩大雅靡所止疑。又與擬同。詳此三音。於義皆通。又篆書疑。本通凝。故仍舊原文音讀作凝可也。原夫陰疑者。乃積陰堅疑之極。謂顧彼初六堅冰之至。陰始疑也。此上六之陰疑。其終疑也。蓋積陰之堅疑。不受化於陽德。自必戰爭乾。爲其嫌于積陰之惡。當斯時也。將欲无陽之故云爾。稱龍

焉者。以乾象龍。坤象馬。龍。馬。類也。而猶未離其類

之故云。稱血焉者。以元黃乃天地相雜之色。因戰

以雜。是爲血。彼天色元而地色黃也。宋張洊曰。天

地之雜也。也字。當作色。阮芸臺十三經挍勘記載。

古本雜下有色字。讀爲天地之雜色也。於文尤貫。

是以故字。當接連上句。爲字。當讀而續下句也。要

之故字連上句者。如察于民之故。如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如明于憂患與故。爲字讀而續下句者。如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如繫辭焉。而明吉凶。如繫辭

焉。以盡其言。此答聖人句法之同義。明此句讀。文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彖辭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象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文言傳

用六利永貞 彖辭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象辭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者以天德不可爲首而見其首也蓋陽剛之極亢則有悔用六與用九同 來知德

一二三四五爲數之體六七八九十爲數之用河圖五十居中借以一二三四居四方之內六七八

九居四方之外而易象八卦數取八易主動又取在外之用蓋一為太陽太陽者老陽也一九合十一為體者九為用二為少陰二八合十二為體者八為用三為少陽三七合十三為體者七為用四為太陰太陰者老陰也四為體者六為用殷人占易用七八周人占易用九六易象用九用六之義取此也然七八為陰陽之少九六為陰陽之老物極則變老者變而少者不變易象主觀變故以周人之用九用六為得其主云 鄱呂時輯 江開見錄

按本義注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誠哉是言也若其下文之說則又自相矛盾矣而用六所註亦然讀其言也未必盡出於朱子敢貢其說於後觀夫陽明王氏序朱子晚年定論節其畧云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年濂溪明道出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嘗求其故若於衆說之紛擾疲苶茫無可入其後謫官龍場忧

若有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恆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

其悟後之論。概乎其未有聞。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又曰知錄載。洪武中頒五經天下儒學。而易兼用程朱二氏。永樂中脩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諸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文。仍甚殽亂。惜乎朱子所定之書。竟不得見於世。豈非此經之不幸也夫。觀此二說。蓋君子之心則理同而辭異耳。於是乎本義之注。不出乎朱子未定之說。即在於後人續貂之謬矣。噫。朱子之文。前代已亡。今則莫從再致。而讀書明理者。在當務思通可

也。原夫九六者。卦爻陰陽之名目也。九爲陽矣。如
用九。即乾之潛見飛躍。羣龍之象。皆可見之爲用。
唯上九。亢獨爲首。動而有悔。占象用爻。无過爲吉。
故曰見羣龍无首。吉。夫陽者。乾之性。即天之德。故
天德不可以爲首也。要是乾元用九。特云乾之元
善大用。則在九五之剛健中正。合乎天德。而天下
治也。乃見天則。六爲陰矣。如用六。即坤之柔順利
貞。牝馬之象。安貞固守爲用。唯上六。堅凝无陽。不
順承天。占象用爻。遇之則凶。故曰龍戰于野而道

窮。夫陰者。坤之性。即地之道。致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竊思坤常用六。當知坤之常道。則在六二之正直方大。純乎永貞。能以大終也。乃順承天。蓋乾坤兩卦。九六為用。固如是矣。然於六十四卦。無不以是為喻。前錄鄭氏取河圖之說。一體九用四體六用。誠得其主云。明乎此。无所謂乾坤全變。則占二用。互觀象辭者矣。

䷂屯　䷃蒙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彖辭

漢祖入關除秦苛法爲義帝發喪貞也還軍灞上燒絶棧道勿用往也分王韓彭建侯也 金士升

雖磐桓志行正也 初九 象傳

按 初爻爲正者。非中正之正也。朱氏發明八卦正位云。震在初。坤離在二。艮在三。巽在四。乾坎在五。兌在六。蓋此正者。即八卦正位之正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彖辭

按 瀆字。說文作黷。黑也。濁積也。第初筮內卦之中。

彖傳先釋九二之剛中志應。故曰告之。再瀆六三爲見金。夫不有躬。之暗蒙。故不告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 蒙彖傳

蒙之剛中二也占而求之曰初筮比之剛中五也占而求之曰原筮 王息解同學紀聞

【按】初筮者。內卦也。原筮者。外卦也。王氏之說精切詳明。無所謂筮者二三。及再筮自審之曲解也。

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爻辭

【按】此承字。說文作遶。難行也。猶言發蒙施教。當尚

嚴肅。如說桎梏以往。則訓教難行。故象傳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爻辭

按 此寇字。非寇盜之寇也。是聖人喻人爲寇之有利不利乎。說文云。寇者。暴人也。從完從攴。完聚而寇暴之也。大凡事理作爲暴於外而加諸人者。皆是也。不利爲寇者。以上九亢極无位。不能循循善誘。致有擊蒙之象。故聖人教之以凡所作爲。不宜加諸人也。利禦寇者。因人之事理暴於外而加之

我者。我則擇其非理。識其不善者而改之爲宜也。

漸之九三利禦寇義同若解卦六三之致寇是寇盜之甚之文辭並行不悖可謂兩得之矣

䷄需　䷅訟

雲上于天需　大象

文集云嘗讀易需之大象曰雲上于天需音義者於上字發圈爲上聲於是程傳遂有雲氣蒸而上升於天之語審如是是雲在天下非乾下坎上之義也蓋伏羲設卦因陰陽本然之理非强爲之辭孔子于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加之以大象者亦因陰陽本然之

理而非强爲之解也怪力亂神夫子所不語恐人求諸奇也是以變其文曰雲上于天雲即水也然而程子雖不求諸奇而已失其義矣蓋上仍應作去聲讀爲上下之上是水在上而天在下也或曰天與在水下之理則予有說焉且人知水在地上而不知地之在水上也或知地之載于水而在水上不知天在水不逆何言之天爲圓體元氣運之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夜一周而不息其在上者移移清清舉頭視之爲天其在下者圂圂圂圂右旋而

輪轉者獨非天乎知地之在水上則可知天之在水下天無不包其在水下之時非坎上乾下之需乎需者待也待其輪轉而上則爲天水訟而還行有所不免矣此至平至易之理耳夫知天之有在水下之時則若地若雷若風若火若山若澤均有在天上之時可推而知此實八卦本然之象不必求諸神奇謬悠之談也夫善言易者不言易若吾斯所言得毋乖言之義乎若夫葛洪渾天之說謂天表裏有水引黄帝水在天外之說以證之黄帝之說不見於經然黄帝

自是天裏之人裏之未窮表何能知如是是水外於天而大於天矣且水之外更當有天矣此與釋家之忉利道家之禹餘又何異乎夫子之所謂雲上於天者或亦有懼於類斯之語乎晉天文志引葛洪亦未之思而已

按需字六書正譌古易作䨋即雲上升于天之象也且釋文載王肅本作雲在天上其義更直要之以䨋作需乃篆書天而字畫同形後世變篆爲楷傳寫之譌耳然則天而兩字篆書字畫亦各有別

不知楷書爲經其幾何也。

君子以飲食宴樂 大象

孔子語子夏無欲速無見小利需之道也險在前如何飲食宴樂伊呂周孔武侯陽明俱得此意皆從容制變不動聲色之用也 金士升

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二爻辭

人皆憂讒畏譏但知退步自全天下事誰當爲之曰終吉者勉人堅持其志終克有濟也陳平當二呂披猖不露其鋒爲王陵所非卒能與太尉密圖

安劉所謂小有言以吉終也 升 金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九三 象傳

按寇字義詳前蒙卦若以寇盜訓則何敬之有

需于血出自穴 六四 爻辭

陰陽應象大論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注云陰凝上結則合成雲陽散下流則注爲雨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地雲憑氣以交合故雲出天需雲上于天六四出自穴所謂地氣上爲雲雲出天氣也穴在地地氣升于天則成

雲而爲雨雨出地氣也故曰出自穴內卦乾爲天
天氣在下地氣在上則成雨不曰雨而曰血者坎
爲血卦也卦無殺傷之象象曰順以聽安得相害
相傷王注失之至上而窮窮復反下天氣上升地
氣下降一出一入其象昭矣出則雲凝入則雲散
亦無險極而陷之象鍼解篇曰人陰陽脈血氣應
地注云陰陽有生成交會脈血有盈虛盛衰故應
地人氣行爲血地氣蒸爲雨人之一身氣爲衞血
爲榮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氣行而不留血濡而不

滯如環無端轉相灌注此之謂順反是則逆逆則生病故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在人身為血為氣為竅在天地為雲為雨為六而人身亦有三百六十五穴以應一歲以通榮衛在天地則竅於山川而出入氣通焉此需四上二陰所以取象于穴也

忠氏易說

按是說雲上于天上字如前

讀作去聲此爲需之貝體大象地氣上爲雲上字應讀上聲乃需之發爻致用此等字義不可不分故

聖諭

易之爲書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道並行而不相悖

至若坎本血卦而不謂殺傷是亦來注唯援證醫經

人之榮陰爲血又主濡之則其説自較來注益瑩

而更知其所以然之然也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上六爻辭○不速

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象傳

九三寇至矣敬則不敗上六客來矣不敬猶未必

終吉可不畏與李光地○天文箕爲敖客東北之星

天位也乾三陽有敖客之象張嵘爲厨主觴客上

六象之位乎天位九五一人而已三人雖不當天位而爲天之教客上六敬之如大賓故終吉凡客必速不速似失禮上能敬之則雖教客亦不敢慢故象曰未大失也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需有坎離氣味兼焉故九五有酒食之象而上六客來亦以此（惠氏易說）

按惠氏云不速失禮是上六之失亦不敢慢者客之不敢慢其主也今上六自知召引之咎況箕爲敖客又主口舌唯竭誠致敬有禮而感其心所謂

誠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使致容改容斂氣

故終能免咎獲吉又象曰雖不當位本義注以陰

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王注中四爻有位

初上兩爻無位蓋初以下位未當事之人上以既

退不當在位者故曰不當位也試觀陽之當位皆

在三與五則陰之當位總在二與四如小畜同人

之彖乃曰柔得位耳凡此陰陽當位咸在二三四

五中爻之際以是類推亦可知矣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大象

作事謀始君子所以清訟源也即皐陶刑期無刑孔子使無訟義 王龍溪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九二象傳

按 釋文掇鄭本掇作惙音拙憂也即詩云憂心惙惙義。較掇字爲正。

䷆ 師 ䷇ 比

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師彖傳

按 毒。釋文載役也。馬融云治也。然古易作毒音育義通。從生不從主。觀老子云。畜之。長之。育之。毒之。亭

養之。蔽之。即此數者並稱。容有毒害之義乎。故大畜。小畜。古易亦爲大毒。小毒。蓋此毒字與畜育兼通。從以此育天下之義。毋庸轉爆解釋也。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上六爻辭

賞勞悶功一時之金帛不可吝錫土分茅萬民之利害不可不忍故不可惜賞賚所以盡器使之任不輕加爵土所以爲久遠之圖郤子喻用人如療疾用君子如使良藥能驅疾而無毒乃可常任用小人如使毒藥可一而不可再也或問漢初韓彭

何爲王以千里使至於反而誅乎曰此懷自項氏意錫爵土分茅可以繫羣雄之心不知實啟其自尊之志高祖欲更局未能也且高祖舉事雖正有分羹之忍以取勝何以折服韓彭之心故不得不狥其私欲而畀之耳若眾王者行事雖有驕將敢扶奇功要爵土耶金士升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彖傳

挾本義謂比吉也疑衍文蓋比比之爲吉以比輔而得之也蓋爲乎比輔而得吉固由下順從也

☰☴小畜　☰☱履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象

程明道一團和氣使安石自然改容此即懿文德以感人所謂健而巽也狄梁公處二張[illegible]近之 金出 廿

輿說輻夫妻反目 小畜九三爻辭

九三近巽之一陰而為其所制故輿不可行 胡炳文

說輻為陰所係久住之計也 蔡介夫

(按)九三不中不正。與六四相近相比。受其畜矣。被其畜止不行。故有輿說輻之象。妻奪夫位。必至反

目象傳謂不能正室故九三之夫綱不振也

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小畜九五爻辭

按釋文載子夏傳攣作戀眷戀繫戀也當從之彼中孚九五之攣如義亦不相遠也

月幾望君子征凶 小畜上九爻辭

是又月幾望凶陰亢陽也爲無應也歸妹六五之月幾望吉陰陽應也中孚六四月幾望无咎陰從陽也陰得正位也 王應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九五象傳

按此位正當也與兌之位正當也悔吝吉凶自有不同彼兌之孚剝信小人耳由吝致凶者此履之夬履遠小人矣從悔轉吉也貞厲者陽剛中正貞固幹事乾乾不息勵精圖治履帝位而永貞不疚道大光而明德日新故彖傳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此九五之履其所以位正當也

泰　否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大象

云宋儒注此象者率以四時之節四方之限爲裁成春耕秋斂高黍下稻爲輔相審如是則古聖神道設教後之民皆知之矣何賴后之裁成輔相乎蓋裁成所以制有餘輔相所以補不足制有餘爲㞐易補不足爲實難今夫水旱不齊苟非爲君者勤恤民隱賑灾濟困則赤子之將溝壑者將誰賴乎故泰之中即有平陂往復之象是在有輔相之責者有孚惠心補其不足庶乎常保其泰而得天地之宜可不慎哉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泰六五爻辭

一帝乙者湯也湯本名天乙後名履或謂紂父非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四海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云漢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禮嫁其妹也　金士升

按此又帝乙歸妹。是成湯也。若歸妹六五之帝乙。乃紂父也。詳後歸妹卦蓋成湯嫁妹。可擬泰之六五。不可言歸妹之六五也。雖非懸殊。其實有間。爻辭之

擬兩得之矣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否六二爻辭

子見南子包承者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楊道山

朱子云非所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亨利則亦不足以爲大人矣困學紀聞

按意必固我子之所絕紀聞朱說殆執中無權乎然子見南子而升堂之大賢尚有不悅故夫子矢之爾雅云矢陳也春秋公矢魚于棠書敘皋陶矢厥謨曰予所否卦名者天厭之是故六二象傳曰不亂羣也唯不亂羣乃大人

處否而亨之道也

同人　大有

同人于門无咎初九爻辭○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初九象傳○

同人于宗吝六二爻辭○同人于宗吝道也六二象傳

按初九爻辭同人于門无咎乃同人于宗吝象傳出門同人又誰咎也乃同人于宗吝道也六二爻辭同人于宗吝乃同人于門无咎象傳同人于宗吝道也乃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即證諸象傳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又曰中正而應皆言六二之善

故无咎也。于宗者。謂初爻內潛。不克于門。故吝道也。當以兩爻經傳互易讀之。其爻辭彖傳之義。悉與彖傳照合貫通者矣。

同人于野 彖辭 同人于郊 上九爻辭

于野對于郊廣狹之辨也于門對于宗公私之別也 七經精義

按 此就以于宗之非公。固吝道也。睽之厥宗。 非徒睽卦 亦猶是耳。

匪其彭无咎 大有九四爻辭

臣妾以寵利居成功伊尹之匪彭也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周公之匪彭也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忌于儀之匪彭也大全鄭氏

䷎謙　䷏豫

勞謙君子有終吉九三爻辭

勲名者爭怨之階功在生民靡不悅服彼奸邪或害其權同列或爭其美其故何也曰服過夫過婦之心易服胥小才人之心難屈平以上官大夫害其能而見疏萊公澶淵之功乃爲欽若所譖罷惟

武侯開誠布公使人勤攻己短而李平廢徙心服

可謂勞謙君子者矣有不世之功而又有下人之

量所以萬民服也若徒謙而無甚功猷不與論也

金壬
升

盱豫悔遲有悔 六三爻辭

按釋文載子夏傳。盱。作紆。紆者。曲也。詘也。縮也。蓋

此六三之紆。恰與六二之介相背。其遲也。又與不

終日相反。是爻失中失直。當從紆豫爲是。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爻辭

集衆思詘羣策勿懷二三猜忌此協公之大度也
信賞必罰臨機斷制勿以狐疑失策此經國之大
畧也今九四大臣功高望重人主疑之百僚惑之
若已因疑退避疑忌愈甚嫌隙漸萌矣故疑者乖
之端不疑者和之本傾誠示人人亦輸誠爲我用
矣郭汾陽裴晉公李衛公皆身係天下安危能開
誠布公使鳴豫之小人莫能乘間而擠善類則朝
野豪休若懷疑貳爭黨之松自我開之而國家從
此多事自喪由豫之前勲矣此汾陽晉公所以克

冥从此

終而衛公所以坐貶也 金士升

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爻辭

有渝者開遷善之門也 王應麟 ○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雖其漸染之深放肆之久而惕然自省猶不致敗亡以視夫迷復之凶不可同年而論矣故曰惟狂克念作聖 顧炎武

☱☳ 隨　☶☴ 蠱

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隨初九爻辭

按 釋文載蜀才本官作館。攷字訓官舍曰官。而蜀

才本作館者。亦舍也停也。因此初九不出于門。是以凶也。若能改變其館停。乃出門擇交。則從正有功。而不失其道者矣。

係小子弗兼與也（隨六二象傳）

弗兼與避兩可之見也信君子者治之原故九五曰孚于嘉吉也（王應麟）

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上六爻辭）

拘係之又從維之虞其散也不得不竭力維係耳夫伯者以勢利爲覊縻王道以德化相固結推本

于西山之誠其重王道也拘係維之謂伯者之法至此而窮矣全上升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初六文辭

生而幾諫沒而幹蠱無非全親令名曲體先志也若以曲從爲孝逢欲爲志不終傷君父之心乎魯隱考仲子之宮文尊成風爲夫人反彰厥考之咎甚矣愛君父不以禮也夫忠孝至性非審於權衡者不能盡其道也故象傳不曰事承考而曰意承考其義精矣全上升

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爻辭

剛臣輔柔主以勇決濟怯懦雖爲蠱時所宜惟慮其過激更張太多則反滋疑忌此賈生之策所以不能行於文帝也 金士升

按 事柔主。必先近而後遠。詳本而畧末。故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不可貞者。爲事柔主之不易貞也。總之毋求速效。但圖緩功。故象傳曰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九三爻辭

子產立族大寵多之朝力革汰侈而有孰殺之謗

徵役之怨得非小有悔乎要之滌除積穢爲所當爲何咎之有 全上 升

按 事剛主。如幹父蠱。可徵速效。當勇往力爲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上九象傳

按 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謂其志雖可則。其爲大義。未必盡善。聖人之辭。意在言外。所謂言不盡意者也。

䷒ 臨 ䷓ 觀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象傳

按此志行正也。或與九二象傳下。未順命也錯簡。故本義於九二傳下。注謂未詳。蓋此初爻下潛。未順六五之命故也。猶晉之初象。未受命也義同。

咸臨吉未順命也九二象傳

按此未順命也。乃志行正也。證諸象傳剛中而應。其爲傳寫錯簡無疑。夫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因九二得中有六五之應。故大亨以正。是以无不利也。今將初二兩爻象傳下四字。互易讀之。本義之所謂未詳者。明之也。或曰證諸象傳。固若是矣。但

今二爻。陽在陰位。雖得中而未可言正。當是說。卽

當艮之陰在五位。象傳曰以中正也。未濟之陽

在二位。象傳曰中以行正也。此皆中正之正。非正

位之正也。可舉一而廢百耶。以中正也詳後艮卦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上六象傳

按內卦之陽。不在三位。却在於二。故來氏曰非正

應也。

聖人以神道設教觀彖傳

宋臣引以爲圖書之間遂成天書之誕豈識神道

設教之義乎　金士升

校 釋文出神道設教。一本作以神道設教。阮芸臺十三經挍勘記挍。據此則釋文本無以字。云蓋有此以字。遂至傅會聖人以神祇之道而設教也。若無此以字。乃神即聖人之道焉。何由而傅會者哉。原夫神道者。即至誠神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如天之運行。四時不忒。聖人以觀之二陽。感長已極。盈則必虛。憂陽德之欲衰。故設教之以觀去聲我之道。法天之則。乾乾不息。中正以觀天下。

而天下未有不服者矣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四文辭觀國之光尚賓也象傳

四爲頫聘之賓故象曰尚賓古上尚通觀國之光

春秋傳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聞十五國之風

雅頌及六代帝王之樂見舜韶箾而有觀止之嘆

晉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者盡在於書古者請

觀之禮如此此之謂國之光陳厲公生敬仲周史

筮之遇觀之否謂風行著土照之以天光故在異

國光遠而自他有耀然其言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庭實雖多玉帛雖美不過國之財賄而已曷足謂之光以此區區爲天地之美周史之說陋矣惠氏易說

按周史所言固哉陋語然出左氏手筆故是集第三卷於古占攷正內歷詆其失書讀

欽定正義總目言其預斷禍福無不應驗蓋從後傳合之也孫月峯云論易排句疊承左氏常套正是于辭榮華于易傳會故程子曰巧文麗辭榮華其言鮮

有至於道者今惠氏解非周文義亦同也

䷔噬嗑 ䷕賁

噬膚滅鼻无咎 六二爻辭

按 噬膚滅鼻者猶剝牀以膚也較之屨校滅趾在勝亦小懲大戒之意无咎者因得中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彖辭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彖傳

按 釋文載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皃也困學紀

聞載孔子卜得賁卦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又呂氏春秋云賁色不純也盖夫子觀是卦喻子貢以黑白者乃焦其色之不純也及所卦傳云飾也得非雜乎其雜卦傳之无色也韓康伯注賁无定色後世罕遵其說或從白素訓解且大象曰山下有火豈素質耶至於白馬白賁詳後爻辭再攷彖傳內天文也與上郭京易舉正取王注剛柔交錯四字補接其間益由不明卦象不知

經蘊持循舊注。述困牆壁。仍將卦彖讀爲貞亨絕句。故其下文。卒爲小利有攸往爾。於是彖傳不得不讀爲故小利有攸往。以承接上文之義。如是句解。而於大情。無由起下。故在天文也句上。似有闕文也。正是易之爲書。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苟不探賾索隱。致遠鉤深。必至日用而不知矣。要之當名辨物。至顯至蘊。繫諸亨貞無咎。則齊正大小辯分輕重折中。而成盡三才。是故易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今卽是卦攸往之辭。與夫亨之所繫姑舉

其概。請先析之於亨。一曰元亨。二曰小亨。三則唯曰亨爾。而當此亨者。察其卦象性理。亨雖不小。因未若元善之大。祗擴其中濟之義。云爾分之攸往。一曰利有攸往。二曰不利有攸往。三則唯曰有攸往爾。而際此有攸往者。往則可矣。猶不及利之爲美。亦擴其所止之處云爾。然則有攸往與利有攸往。一當不論遠近。務至其處爲止。再攷往字。篆書從彳從止從土。義兼行止其地。大凡幹事作爲。勇往直前。亦當行至其所止之地爲止。極之於其至

善之所在乃已。不利有攸往者。自然不至其處。不出戶庭可也。審諸小利其往得非半塗能已。中道可止乎。果若多此一義。即不符其輕重折中之理。終又難免支離。設使小利作句。何以他處並无再見。且辭中既有小利。或有大利之文。論讀經傳則亦无有。小利貞句與卦有亨無小字當仍是利貞爲句來注頗詳故此小字。不在利有之上。而在賁亨之下也。當讀之曰。賁讀亨小句利有攸往句欲知亨小之文。觀既濟之亨小。可見矣。明此卦彖亨小之句。而於彖傳。自較舊

注明白易解。傳剛允當讀之曰。賁亨句柔來而文剛讀故亨句分剛上而文柔讀故小句而其下。乃利有攸往。天文也。萃傳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辭例頗同以造化成天下。一氣貫通。有何闕文。何庸補接於其間哉。蓋此傳曰賁亨者。謂其賁之何以得亨焉。以彼噬嗑上卦之柔。來於其下。而文此內卦之剛。以化成離明之象。俾離明照物。動罔不藏。此其所以得亨故也。茲既亨矣。又何小焉。以分彼噬嗑下卦之剛。往於其上。而文此外卦之柔。以合為艮止之體。而艮止

為事。終成有限。此其所以稱小亨也。利有攸往者。陽剛上往得志也。鑒此陰陽往復。洵是卦象具體之天文也。文明以止者。文德所止有地也。推此剛柔動靜。即屬卦情致用之人文也。於是觀乎卦爻具體之天文。知天運陰陽而密察夫盈虛消息之機。以合其時中於變化者也。又觀乎卦象致用之人文。濟人品之剛柔。皆洞悉夫明通公溥之本。以化成天下於文明也已。

附按易舉正於賁之彖傳內。補諸不爽已矣四字。

乃屬卦彖所繫之辭。其爲脫簡無疑也。即此以外。徧考經傳。歷觀所注衍文脫簡。每多未安。即如繫辭傳內。豫之六二文言。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漢書吉下加以凶字。但知拘泥文義。不識卦彖性理。故孔穎達謂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幾。皆向吉而背凶。違凶而就吉。無復有凶。故特云吉也。又張子正蒙篇曰。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故不言凶矣。再如坤之初六象傳。履霜堅冰二字者。又如繫辭傳內候之二字作衍。

凡若此者。悉屬沿諸說文小義。依執一端之見云

爾。堅冰從之而剝 前後具按在卷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 六四爻辭

按皤。釋文載鄭陸作燔。阮芸臺釋文校勘記云補宋本作燔。合諸卦象。正切燔如。以是卦九三六四濡與燔對。觀夫中爻要卦爲坎。彼九三爲坎之正體。故稱濡之。而亦卦爲震。今六四爲震之中畫。又切近離火之上。故曰燔也。復詳震爲作足。坎爲亟心。於是謂馬。以致翰如。至於白義。終難意會。節致

篆文。白與自通。毋乃自爲翰如云。亦安義詳說 繫辭傳按

白賁无咎 上九爻辭

按 困學紀聞載。楊綰有論著。未始一示人。而引白賁无咎。殆亦白賁之義。正與蠱之上九。高尚其事義同。來注吝賁蠱同體。異爻亦山林高蹈之賢。故象傳在蠱則曰志可則。在賁則曰上得志也。若謂白與自通。讀爲自賁无咎。則於義益合。

䷖剝 ䷗復

剝之无咎 六三爻辭

管寧歸自海外而華歆與之通問不使蕭氏叔以官宋某道學有建議殺晦翁者而保全之乃伉肖心腹此固君子之成德感人亦小人之不自絕於君子也全士补

按釋文謂六三剝无咎一本作剝之无咎非蓋言六三之剝則无咎矣。觀來注六三與上九爲應。此爻不可言剝。且不與同類爲奸。故象傳曰失上下也。釋文。來注。其說頗同。

剝牀以膚凶 六四爻辭

東漢之黨錮宋紹聖元符以後諸賢編管安置殆盡及韓范司馬之進取錫碑切近之災令人駭異

金士升

復亨剛反復彖傳

按陽明王氏發明良知良能之學者。即此剛反也。以復其初之善也。故曰復以自知。復小而辨於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頻復厲无咎六三爻辭

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上六爻辭

頻復者比復也頻訓比詳志說比與獨對初爲卦主四得正而應初故曰獨復復而云獨者四初相應從道不從人三不中不正遠初而比二二近初而下之故文曰休復象曰下仁三不能獨復比二而偕復擇善而從象言義无咎者以此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復者德之本本在初上其末也坤爲先迷上居其末尤遠於初故象如此德之本在身上六據人身取象迷者心也心者身之君也神明之所出師者肝也肝者身之

將也謀慮之所出用行師膽也膽者身之宰也決斷之所出一心迷惑天君亂矣神明無主謀慮不臧決斷不果天命弗祐靈蘭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此十二

官者不得相失也君（君舊鈔本作主下同）明則下安以爲天下則大昌君不明則十二官危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君不明者迷復之象其宗大危者以其國君凶也人身爲國心爲君衆官之所同宗三官失職而心受其凶十二官尤重三官心爲主而肝膽輔之此師之九二所以承天寵而懷萬邦師之上六一將功成於是開國承家而奉大君之命復之上六三官失矣故又有十年不克征之象正與師大君相反故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惠氏易說）

按惠氏是說正合張介賓云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也唯此節引用醫經如曰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而惠本僅書治節之官小腸竟爲化物之官腎爲伎巧之官文總言十二官者上文脫落三焦一官凡此數語且於文義失貫必惠本謄刊之譌故從醫經補正

无妄　大畜

其匪正有眚无妄彖辭〇勿藥有喜九五爻辭〇行有眚无攸利上九爻辭

匪正有眚匹夫之諒也荀息不食言成君過而非忠聶政爲嚴氏雪私忿舍生而非義世以爲直而無僞即爲无妄譌矣○介夫新法是妄試之藥未能治疾元氣反爲之斲喪矣○楊墨之仁義宋穆之讓於陵之廉自以爲无妄然皆不可行也全士升

天在山中大畜 大象

攷之厤象地之上下四旁無非天也地在天心之一點五運行大論篇帝問岐伯曰地之爲下否乎曰地爲人之下大虛之中者也帝曰馮乎曰大氣

舉之也所謂大氣者天之氣物生乎氣氣本乎天故山能生艸木而興寶藏者天氣在其中也如中無天氣焉能起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徧天下哉不大畜則不大行畜之厚行之遠故山中之天取象于天衢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陰陽天地之閒六合之内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故小而一物大而山川莫不有竅而天氣通焉天在山中實象也惠氏易說

按此說亦本來注地附乎天天氣貫于地中之說

行脩曆風醫經〔〕證山之所生生本乎氣而氣本乎
耦實象昭矣故張介賓曰醫不可以無易易不可
皆無醫也

童牛之牿元吉 大畜六四爻辭

按牿說文作告。如字為告諭啟發其童蒙之正性。使之德業日進。為他時作聖之階梯。故爻辭曰元吉。

象傳曰有喜也。

䷚頤 ䷛大過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象傳

御製文集云天地養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也而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萬民焉聖人不恒生生矣不恒得位然則得位而有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聖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爲養民而設之義乎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一人之心力必不能徧及故曰養賢以及萬民然則有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賢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爲及民而設之義乎夫民而得養則天地位而萬物育如是則天地之生人即所以養萬物也而以氣候失宜物有不遂其生爲天地之

憾者豈不失之甚哉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大象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而觀我朶頤之所以亦不足貴也 王應麟

顛頤吉虎視耽耽其欲逐逐无咎 六四爻辭

按 逐逐。釋文載子夏作攸攸。荀作悠悠。劉作跾。阮芸臺校勘記云。石經二字漫漶。漢書敘傳爲浟浟。然逐字古音冑。或作蹟字。訓。尤。適。謂人欲之私。逐逐而來。皆上下三陰之援。六四得位之正。耽耽虎

視其三陰私欲之逐逐。能介然自克。不與同類相比。求養於上而得正應。故象詞曰上施光也。

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二爻辭

御製文集云易大過之九二枯楊生稊王弼注云楊秀也孔穎達謂枯槁之楊更生少壯之稊取象顯而易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從之考夏小正云正月柳稊稊也者發孚也戴德自釋其文確然可信足與弼注相發明且微獨王孔之說爲然也唐以前諸儒講易者莫不然即鄭康成書作荑而解爲木更生而虞翻詁作稊而

解爲楊葉未舒舒雖小異義實不相遠也惟朱子本義以稊爲梯且訓爲根謂榮於下者其説本諸程傳而程子則舉劉琨勸進表發繁華於枯荑爲證夫琨信筆爲文無與易理然亦未明言根義而荑之訓又爲草琨所謂枯荑安知非在彼而不在此其不足據審矣程朱之意不過以卦體二爻初陰在下遂以爲下生根梯而於五爻老陰在上則以爲上生華秀夫以二之比初爲老夫得女妻五之比六爲老婦得士夫可也若拘上下爻之象以根梯華秀分上下而言

則不可也朱子不又云乎榮於下則生於上既曰生於上非秀而何蓋植物之性其生莫不由根而幹而枝而芽蘖若舍稊秀而專言稊且訓爲根則所云生於上者曷所指乎攷之朱震河上易傳曰二變而與初二成艮巽木在土下根也枯楊有根則其稊秀出稊稊出楊之秀也震未嘗不兼言根而引而至於稊則較程朱之說爲賅舉矣閒嘗宗爻象之辭而複按之生稊必當以鄭注爲正蓋陽雖過而濟以陰故能成生物之功譬枯楊之生稊始乎秀而見生生不已

之象猶老夫得女妻之過以相與也故无不利也五
爻生華直當作華絮解陸佃埤雅云梯華一名絮其
生意已過自此以往將就衰落故不可久也亦猶老
婦得士夫之可醜也則以象辭釋爻辭其義自合即
以卦體證爻象亦無不合又何必泥程朱之曲解爲
梯乎但梯之爲字雖今時所行大戴禮亦從木然詁
解無異義或出刊寫之譌而張參五經文字則列稊
於禾部唐國子學石經本漢鴻都之遺最爲近古而
木旁之梯則說文廣韻並訓木階與發榮義無涉亦

不可以不正

按梯字。阮芸臺校勘記載。石經岳本閩監毛本十三經。同作梯。釋文亦同。惟鄭本作荑。今讀御製文集。乃知木旁者。即古梯字也。憶自十古。以木旁者。並訓木階。故作梯耳。然本義書作木旁。其在字體。康熙字典。梯音從木階。義詳爲根。遂以古文字體。爲真書之訓何。

☵坎 ☲離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六三爻辭

按枕字。釋文載古文作沈。因此六三之際。內坎才出。外坎又來。故沈入于窞而勿用也。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九五爻辭

按祗字說文作禔。安福也。蓋以是爻中德。雖不盈而未大。然有此當位中正之安福。故无咎也。

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九三爻辭

鼓缶而歌者非無聊苟安也謝安圍棋郤秦兵秦泌從容侍帷幄不生事亦不廢事不養亂亦不激亂乃為善明者也 全士升

按坎水生於天一。離火生於地二。五行之生也。木金土以形成。是不若水火以氣旺。斯爲一二交感成物之端。五性之常也。禮智信以用行。金精紓仁義以充實。此則天地變化立人之極。夫水火爲天地之大用。仁義爲聖人之大道。故人有仁義眞良貴。民非水火不生活。蓋離中虛明也。坎中實誠也。惟誠能至。故至誠如神。惟明則動。而明動變化。高明覆物。大人繼明。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誠無息。不誠無物。是故誠之爲貴也。聖人啓之。賢能效之。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欲知誠明之所本。其即坎離之象歟。

易用卷之一終